



#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中的葛兰西思想：

## 与纽里·罗塞托一席谈



第 54 期汇编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2 年 7 月

本期汇编中照片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艺术部编辑，均为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在艺术、教育、农业养殖、大众传播、群众动员等工作中展现的鲜活文化的写照。每一张照片都包含了一位斗争前辈的画像，他们仍激励着我们今天的斗争：横幅上的罗莎·卢森堡、桑巴鼓上的卡洛斯·马里盖拉、旗帜上的卡罗莱纳·玛利亚·德赫苏斯、墙壁上的尊比·帕尔马雷斯、帆布上的弗里达·卡洛、讲台上的布鲁诺·佩雷拉和唐·菲利普斯、乡村工棚外墙上的切·格瓦拉，当然还有注视着“密斯提卡”（*mística*，一种借鉴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富有戏剧张力的公开表演——译者注）活动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本期汇编的文字和插图都展现了这个受到葛兰西思想滋养的运动组织的经历，这个思想为创造新人类、改造社会播下了种子。

## 封面

---

忍者媒体 摄影



#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中的葛兰西思想：

与纽里·罗塞托一席谈



汇编 54 |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2 年 7 月





MST 北巴拉那分部传播组 摄影



## 引言

尽管资本主义及其统治思想新自由主义仍维持着领导地位，形形色色的抵抗、社会斗争以及解放性方案仍不断涌现。这是在我们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危机、以及对国家对解决公共卫生危机总是缺乏远见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全力以赴，迈向一个为人类解放带来变化和希望的未來，正如我们在第 13 期汇编《新知识分子》(*The New Intellectual*) 所主张的。我们必须就如何使用社会财富解决饥饿、贫困、疾病、气候灾难等人类现实难题提出创新方案，学习和熟悉世界各地涌现的抵抗和斗争。我们在与“研究机构网络”联合撰写的第 48 期汇编《拯救地球计划》(*A Plan to Save the Planet*) 中草拟了方案。我们还必须挑战自我，创造性地推进各国人民合作、团结，丰富社会与文化的各种可能性。

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 年)早就意识到了新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积极参加政治组织，致力于发展群众自觉性，为群众斗争的发展壮大创造空间。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希望重温葛兰西的著作及其思想遗产之于当前斗争的意义，以推动菲德尔·卡斯特罗、何·塞马蒂所说的“思想之争”(Battle of Ideas)，认识到各种文化、知识机构的斗争与街头斗争同等重要，它们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因此有必要着力展现受到这一思想遗产的启发、与葛兰西思想产生对话的当代社会实践，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种下新世界希望的种子。我们讲希望，不但是对未来的憧憬，而且是保罗·弗莱雷所说的“给予希望”(esperançar)，它意味着自我振奋、追求、向前，与他人合力创造新的社会形式。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之下，人类迈向新道路就在于践行这一目标。

拉丁美洲最大的群众斗争运动组织——巴西无地农民运动(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简称 MST)每天都在致力于创造这样的希望。MST 出现于 1980 年代初期，很快就将农民斗争转变为挑战当时巴西军事独裁政府专制统治的工具。它的行动大大超越了争取土地的斗争，包括推动土地改革以实现土地使用民主化和生产健康食品，为社会公正进行斗争。如今，约 50 万户农村家庭是 MST 的成员。其中一部分人居住在“营地”(acampamentos)，这是正在争取空置土地的艰苦斗争中占领的地块；还有一部分人则居住在“定居点”(assentamentos)，也就是说他们通过斗争赢得了土地所有权。这些家庭在当地、地区、州乃至全国等各个层面以参与、民主、包容的机制不断进行自我动员。

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葛兰西思想遗产对于这一群众运动的意义，第 54 期汇编《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中的葛兰西思想》（*Gramsci Amidst Brazil's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记录了对 MST 全国协调组成员纽里·罗塞托的采访内容。罗塞托首先强调，他并不是葛兰西思想的专家，他只是 MST 的干部，他敬仰这位意大利思想家，希望将葛兰西对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重大贡献一部分引入群众运动。

罗塞托回顾了葛兰西思想遗产及其当代贡献，认为我们面临着三大挑战：准确辨识对解决人类困境的努力（如土地改革）进行阻挠的敌对势力；与工人阶级建立持续对话，推进各国的政治计划；加强斗争主力的政治、组织能力。

葛兰西与安吉洛·塔斯卡、帕尔米罗·托利亚蒂、翁贝托·特拉奇尼等人主办的《新秩序》（*L'Ordine Nuovo*）杂志在 1919 年发表过一段名言：“教育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所有知识。激励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全部热情。组织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一切力量。”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副所长雷纳塔·波尔图·布格尼于 2021 年采访了罗塞托。本期汇编采访内容的早期版本发表于《笔记：权力研究期刊》（*Notebooks: The Journal for Studies on Power*），该期刊的赞助方为葛兰西实验室（GramsciLab）和国家改革中心（Centro per la Riforma dello Stato），两者均为研究机构网络的成员单位。





忍者媒体 摄影



 **葛兰西的思想遗产对于影响 MST 的斗争有何意义？你认为葛兰西思想在今天对于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建设、改造社会仍然有用吗？**

对于 MST 这样一个由农业工人组成、推进巴西土地改革斗争的群众社会运动组织而言，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对于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与复杂性起着不可估量和极为必要的作用。站在社会主义视角，打败资产阶级需要获得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功能和再生产更清晰、更与时俱进的理解。况且，发现中下层阶级的政治行动路径必须依靠对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矛盾的理解。

MST 一直以来都明白，巴西土地改革斗争的成功不仅仅来自农业工人、农民的力量和政治行动。要实现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民主化，就必须动员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捍卫这一理念，将土地改革（以及巴西农业整体发展模式问题）置于满足巴西广大人民而非资产阶级需要和利益的政治经济计划的核心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贡献激励着我们争取领导权的日常斗争，提醒我们围绕工人斗争推进社会计划的迫切需要。这是我们希望开创的道路。

从这些目标看，我们有三大挑战：

1. 识别、判定土地改革的主要敌人，就像葛兰西判定法西斯势力一样；
2. 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各种工人阶级力量建立持续对话，形成本国政治计划的共识；
3. 提升我们群众基础的组织水平和政治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说明葛兰西的重大政治理论贡献对今天群众运动成为阶级斗争主角具有重要意义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1.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国家的运作，理解国家控制阶级社会冲突的手段；
2. 研究市民社会，它为中下层阶级反对少数统治多数开展新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提供了可能；
3. 继续自我挑战，成为一支以葛兰西领导权概念为参考的政治力量。

**🔄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由他称为私人领导权机构，即学校、教会、工会、媒体等使权力合法化的机构组成。如何评价新冠疫情期间博索纳罗政府之下的市民社会？MST 如何与这些一线的机构互动和对话，如何加强市民社会？**

不幸的是，在新冠疫情引发并因博索纳罗政府种族灭绝政策而加剧的人道主义悲剧中，全社会依然无动于衷。有一种感觉是，社会对疫情导致的每天数千名死亡病例（现在有所减少，但仍在发生）已习以为常，但应该指出，这种全民冷漠状态在疫情之前就存在了。巴西是全世界社会、经济上最不平等的国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尤其是黑人）被警察部队杀害。城市中心的贫民聚居区日益扩大，而与之相关的国家公共政策却越来越缺失。因此，面临疫情和种族灭绝政府的社会冷漠必须在这一前提下理解：这是一个在体制上让穷人沦为牺牲品的国家。

然而，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随着社会动员在城市中心进行，这种社会惰性正逐渐得到克服。就 MST 的活动而言，在 2020 年初巴西爆发疫情时我们将“拯救生命”作为首要目标。我们围绕以下四种斗争进行了自我动员：

1. 疫情期间采取以下防范措施：一是在我们的群众基础中采取世卫组织推荐的指引和预防保健措施；二是要求全民享有疫苗接种权；三是呼吁巴西政府提供紧急经济救助，使民众有条件在疫情期间居家；四是通过巴西联合卫生系统捍卫和重视公共健康。

2. 各救援小分队与其他进步组织一起，从进行土改斗争的农村定居点获得捐赠食物，在大型城区中心建立社区食堂，向无家可归的民众每天至少分发一份餐食。仅在伯南布哥州，2020 到 2021 年，我们就发放了超过 720 吨的食物、超过 60 万份的餐食。没有迹象表明那些垄断着土地、公共资金及农业出口生产技术援助的农商企业向穷人捐赠过任何食物。我们在一些州，尤其是在巴西东北地区组建救援队，访问、援助城郊贫穷家庭，向他们分发食物、提供关怀。

3. 要求博索纳罗种族灭绝政府下台的运动。我们的军事化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初就站在了全面反科学、反世卫组织指引、反疫苗接种的立场上，因此要为全国超 65 万新冠死亡病例负主要责任。2021 年，“拯救生命运动”呼吁弹劾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并将他绳之以法，为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刑事责任。

4. 始于疫情前数月的植树运动，在不能举行大规模集会的疫情特殊时期展现了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目标是，从2020年初开始，10年内在全国种植1亿棵树。在植树计划开始的两年内，我们就在全国种植了200万棵树，建立了大众苗圃网络的100个单位。本计划的宗旨是在我们的社区内推动环境恢复和保护。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发展危及了生命和地球，因为它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破坏环境。因此，这四种斗争使我们能够与市民社会日常展开对话、增进政治交流，同时得以反抗私人领导权机构针对农村劳动者及其斗争所制造的偏见。



## 🔄 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卫生、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危机可以为群众抗议和争夺新领导权的动员创造机会。MST 如何分析巴西国内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能后果和替代方案？

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就处于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之中。结构性危机属于变化期，将出现新的资本积累方式。结构性危机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造成的周期性危机，也不同于以资本主义崩溃为特征的最终危机，它是发生重大深远变化，产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危机的时期。这些危机导致收入和财富加速集中，继而导致全世界的社会排外、贫穷等现象泛滥。更有甚者，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导致了环境破坏，危及了地球生命。换言之，在社会层面上，资本主义日益显露出不人道、不公平的面目，无法推动社会的平等、团结、民主。

我们正处在动荡不安的全球环境中，这预示着时代在转变。这些危机为中下层阶级挑战资产阶级社会、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实践的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MST 正与全球农民、土著、移民、农村劳动者的运动组织“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一起，着手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他们的主张是，自然资源必须摆脱市场逻辑的影响，由全社会控制；粮食应不再成为商品，而成为普遍权利。他们为所有人挥舞粮食主权的旗帜，把种子作为人类财产守护，呼吁粮食生产取消农药。这些斗争因反对资本主义而生，同时也代表了新社会或者新领导权的萌芽。

全球动荡局势之中还出现了中美的世界领导权之争。尽管美国在军事上仍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它已处于衰退之中，而中国正崛起为世界大国。我们相信，新世界秩序的形成也同样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口。我们正通过国际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Peoples' Assembly）为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战争和饥饿、在经济发展上倡导环境可持续、社会公正、民主平等的世界而斗争。我们为人类的社会主义未来而斗争。

因此，国际人民大会正在宣传它的第三次“人类困境论坛：文明间对话”（Seminar on the Dilemmas of Humanity – Dialogues between Civilisations），旨在讨论后疫情期间的紧急措施，指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向。论坛的收官活动将是 2023 年在非洲举办的一场代表各大洲人民的国际主义盛会。

最后，新冠疫情已经显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特别是在卫生领域，商业医疗在疫情应对方面显而易见地束手无策。与此同时，采取保护生命政策、实施紧急经济措施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政府不但更为成功地应对了疫情，而且更快、更强地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中恢复。新冠疫情在巴西导致数十万人死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因此有可能加强斗争，以捍卫诸如医疗、住房、基本卫生、教育、性别权益、关爱自然等公共政策，简言之就是提升人性尊严的公共政策。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和全球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危机为两种斗争提供了历史机遇：一是争取即时紧迫需求的斗争，二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斗争。时间将证明中下层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人类历史在今天的这些历史性突破口。



MST 北巴拉那分部威灵顿·莱农 摄影



 葛兰西强调了政党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任务，即为知识、道德变革打开局面，以此建立新的国家-人民集体意志。MST 在巴西是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的？

MST 是一个由农村劳动者和农民组成的群众运动组织，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在巴西进行土地改革斗争，为定居点居民争取体面的生活条件保障。自从组织成立以来，我们越来越认为，这种斗争无法单独在乡村开展，也不能仅限于在资产阶级秩序内斗争。如此，MST 扩展了社会、政治关系，在城乡两地同时寻求这一任务的盟友，因此也与许多其他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必要斗争力量结盟。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分工令巴西的经济发展受制于原材料出口导向的模式。这让巴西国内无法施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既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至少能让农民获得土地，生产工业所需的原材料，拓展国内市场。但连这种改革都没有发生。垄断土地的资产阶级只关心对外市场的利益。

因此，MST 主动担纲修改了土地改革方案，在其群众土地改革计划中进行系统化，主张建立一个旨在为巴西民众生产健康食品的农业模式，同时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民主化。当前的这一土地改革综合斗争在群众诉求和政治范畴上都要求我们在发展农业、提升组织能力、国内外广泛结盟等方面制定新方案。

我们认识到，为在阶级斗争中增大影响力，我们有责任而且必须在组织上、思想上增强我们的政治力量。然而，我们并不自认为承担了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角色，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政治组织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的立场是超越党派甚至是无党派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运动组织、工会与政党的关系对于建设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秩序的新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马修斯·阿尔维斯 摄影

 葛兰西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他在入狱前积极参与政治，他的知识成果是他在生活中遇见的共识和分歧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MST 这样的广泛社会运动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这种内在联系。请详细说说你们现在的做法。

和其他辩证关系一样，这是一种持续而变化的挑战。MST 的一位朋友何塞·保罗·内托教授详细解释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就理论而言，获取知识是目的；就实践而言，获取知识是改进政治行动的手段。理论的标准是真理性，而政治行动的标准是力量对比。理论求索的时间是无限的，而政治行动的时间发生于当下。

因此，怎么可能将两者分开考虑呢？两者又怎能分出先后呢？我们需要理论和知识来改进政治行动，但脱离了政治行动的知识会失去生命力。对另一个极端，列宁的警示一语中的：“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运动。”葛兰西的战友、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托利亚蒂的警示也同样正确：在分析上犯错的人也会在政治行动中犯错。

在工人阶级思想家和群众斗争的精神遗产基础之上，我们随时随地地努力将所获知识与政治行动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在定居点、营地的学校传授教育家保罗·弗莱雷令人茅塞顿开的知识，接受它也就失去了意义。生态农业的知识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有在粮食培育中付诸实践，这种知识才能体现价值。如果不能在当下现实中理解列宁的精彩论著《怎么办？》对于政治行动的启示，背诵它就毫无用处。

因此，我们在所有活动领域都努力达成理论与实践的互补关系。我再次重申，这种关系是持续而变化的。这种二元统一性需要组织方面的持续警觉与坚持。

最后，我们不会低估政治行动与群众动员作为中下层阶级教育方式之一的重要性和优势。人民群众在群众动员中得到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在群众运动中蕴藏着运动组织的政治优势，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从而得以提升。



**能跟我们详细说说你们运动组织在实践中提升自觉性的具体过程吗？你们的干部是如何理解和实践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观点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要从上一个问题的表述中寻找：葛兰西不是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但我认为有机知识分子的第一个榜样就是卡尔·马克思。这位著述颇丰的德国哲学家一直致力于让他的研究论述方法适应工人阶级。他表述研究的方法至少遵循了三个重点：一是能让工人更好地理解；二是坚信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将科学知识改造为阶级斗争工具；三是增进理论与政治实践的结合。

至于列宁，只需记得，葛兰西认为他和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实践哲学的创立者。但是，当然，除了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历史轨迹，领导十月革命获得胜利也是列宁作为实践哲学家无可争议的功绩。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迈克尔·洛维告诉我们，工人阶级需要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负责传承革命批判思想遗产的人物。这些知识分子也必须有能力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动态结构和资本主义的运行和自我更新能力，也要有能力提出替代方案。他们还必须有能力从群众运动中学到东西。


葛兰西学派的吉多·利古里认为，葛兰西的著作从未表现过人民或中下层人群对现状的满足。利古里同意，鉴于中下层人群的现状，如果他们希望掌握领导权，就必须先自我改造，获得阶级自觉。如何将中下阶层转变为一个阶级或者阶级联盟？利古里回答：必须由一批有觉悟的领导人教育群众，否则他们将继续停留在自发的常识性水平，这是有局限的，也是不够的，在本质上说也只是中下层的水平。

在 MST，我们通过解放人性、解放社会的斗争，从革命批判思想的推动者那里汲取知识。我们借鉴这一思想遗产，系统地理解有机知识分子和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对我们来说，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正式教育、政治培训以及群众阶级斗争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围绕政治计划和领导权建设教育和组织本阶级；还有，再引用利古里的话，帮助中下阶层获得批判意识和阶级自觉，克服常识性思维。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将使我们有必要对工人阶级所需有机知识分子的形象、特质做出更新和调整。



朱莉安娜·阿德里亚诺 摄影



 在失败的时候，葛兰西写下了《狱中札记》。他想搞清楚当时工人阶级为什么会背叛工会和左翼政党的领导权，转而支持法西斯组织。能评价葛兰西关于这一变化的见解吗？

确实，当葛兰西在狱中写作时，工人阶级正处于挫败期。然而，据葛兰西的分析，在这段与中下层阶级有关的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群体也是分裂的。统治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非常之复杂深刻，危及了这些群体之于社会的领导权。

因此，资产阶级统治需要政治上的联合。葛兰西意识到这种需要，这源于他对当时统治阶级领导权脆弱性的敏锐观察。对于他所在的历史时刻、对于法西斯主义在恢复统治阶级自一战以来被削弱的指挥权、领导权方面发挥的作用，葛兰西都有着丰富而复杂的见解，这是源自这一政治关系。杰出的古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费尔南多·埃雷迪亚一直提醒我们，统治的关键时刻是共识而不是胁迫。借助法西斯主义这一历史建构，资产阶级企图恢复其利益在意大利社会的中心地位。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统治阶级各群体在大地主、大工业资本的支持下，试图争得小资产阶级对其法西斯主义统治计划的同意。这些带着法西斯主义意图的统治群体鼓吹反动颠覆。这相当于葛兰西所说的“消极革命”，乍看之下具有革命性，却根本没有改变社会和国家结构。在资产阶级秩序发生分裂、弱化的情况下，不难理解这种为一个政治计划争取同意的企图，该计划传达了变革的意图，为一个回应民众焦虑提供了未来可能性，哪怕这个计划本质上是反动的、强制的。就这样，在国家和各种资本家联盟的操纵下，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成了法西斯主义政治事件的主角。

从这个思路，葛兰西发展了关于政治领域及通过领导权斗争在该领域建立的关系的一整套理论。他还发现这种领导权通过思想文化因素得以内化，并描述了法西斯主义在统治过程利用这些因素的方法。

因此，对葛兰西来说，争取人性解放、社会解放的斗争要求最受排斥、最受压迫的弱势人群抱团，力图与统治阶级的共识决裂。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对

这一任务补充说，中下层阶级必须学会通过再现自己解读世界的方式，批判地揭露现实，成为自己历史的主角和改造自身现实的主体。

最后，葛兰西还有一个绝妙见解：领导权是一种过程，即通过一项政治计划表达有组织的自觉性和价值观。





伊戈尔·德·纳代 摄影

🌀 葛兰西的一个主要战略概念是“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也就是争取领导权的战略。你能谈谈在巴西背景下建构这种历史集团的进程吗？

这个问题让我能就上个问题强调的葛兰西领导权概念再做个补充。对葛兰西而言，赢得领导权绝非是抽象的，不仅限于思想、意识、理想价值观的领域。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已充分论述过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葛兰西强调，获得领导权的过程发生于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中——换言之，是在经济结构之中，更准确地说是在生产关系之中。

在那个历史时刻，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情况。它获得领导权是因为它试图响应各种经济、文化、思想、政治进程。也正是这样，国家和各种资本家联盟通过小资产阶级取得了同意，也得以操纵被统治阶级。应该强调，这绝不是一种全面的领导权。工人阶级的局部还是进行了顽强抵抗的。

葛兰西“工人阶级领导权始于工厂地板”的说法最让人眼前一亮。工人阶级在工厂获得有关道德-政治自觉性，通过经济斗争和公司斗争建立自我意识，即阶级自觉。因此，领导权是一个特定政治力量围绕某一政治计划建立共识的能力。正是这一政治计划说明了工人阶级实现领导权所需要的历史集团。

巴西工人阶级的内部经历了长时间的分歧，这一时期从 1990 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表明巴西资产阶级不能满足民众想象，无法确保选举胜利，继续统治全国。巴西劳工党连续四次胜选并未动摇统治阶级领导权的根基，但确实令资产阶级恐慌，足以促使他们在 2016 年发动政变让 2014 年合法连任的迪尔玛·罗塞夫总统下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验证了这一领导权的脆弱性：当劳工党可能再次胜选时，巴西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支持一个被公认为疯子的候选人。

为了报答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博索纳罗这位胜之不武的赢家企图施行极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计划，利用总统职权组建一个有人认为与法西斯眉来眼去、有人认为具有波拿巴主义（即拿破仑式的军事独裁政策或政治体制——译者注）特征的政府。因此，各进步组织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挫败在巴西社会肆虐的博索纳罗主义道阻且长，即便博索纳罗本人在 2022 年 10 月大选中落败。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在《什么是革命？》（*What Is Revolution?*）

一书中问道，工人阶级在防守期以及在无产阶级自身缺乏组织方式和阶级自主性的时候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他自己回答说，工人阶级应该在这个时候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斗争，推动当前秩序下的革命。他强调说，工人阶级在推动当前秩序下革命中的政治参与可产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化结果。

通过争取大众土地改革(这是统治阶级在城市-工业社会中从未实行的一个结构性改革)的斗争，MST 致力于提高其群众基础的组织水平和政治化水平，以支持在政治上具有解放性的社会主义计划。另一方面，MST 是建设“巴西人民计划” (*Projeto Brasil Popular*) 的主力军。该计划旨在发展壮大一个历史集团，推动反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为工人阶级的需求和利益争取直接经济收益。它是围绕七大主题进行动员的：

1. 确保人人过上好日子；
2. 将保护自然作为公益事业；
3. 参与社会平等的持续建设；
4. 重视和尊重社会、文化多样性；
5. 捍卫民主、支持民众参与国家管理；
6. 保卫主权和人民发展；
7. 践行人道主义价值观。

我们希望，大众土地改革的政治计划和巴西人民计划都能帮助我们吸纳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参与者，负起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责任，重振一种集所有解放诉求为一体的道德-政治-文化方针，促进作为反帝反资解放斗争主人翁的中下层人群的社会、政治诉求。我们希望，这一围绕两大计划的历史集团的发展壮大将推进工人阶级赢得领导权的进程。







忍者媒体 摄影

## 鸣谢

诚挚感谢茹伊斯迪福拉联邦大学（位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克里

斯蒂娜·贝泽拉教授对本次采访的鼎力支持







###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http://www.thetricontinental.org)